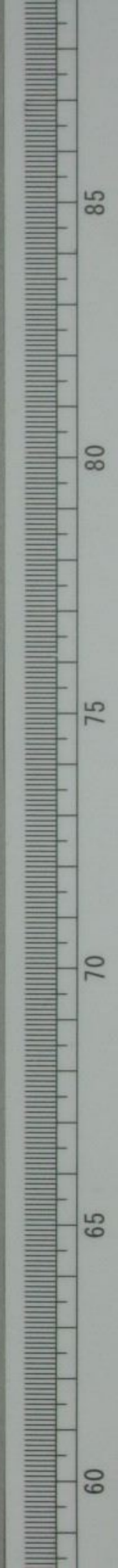




文選第十七冊 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7



文庫 11  
D. 82  
17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平 郗 賜 胡 氏  
甲 下 亦 手 枝

廣 塚

崇 善 堂

符命  
文林郎守李有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官李善注上

司馬相如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

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  
事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  
求書奏之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010190555181

48-11792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文穎曰選數也率邇者踵武逖聽者

風聲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紛綸威

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張揖曰紛綸亂貌善繼韶

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韶明也夏大

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罔若淑而不昌疇逆

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

與罔同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尚書益稷因斯以談君莫盛

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殖百

穀公劉發迹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文王改制爰周邳

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邳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

越於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鄭氏曰無聲豈不善始

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然無異端慎

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故

軌迹夷易易薄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湛恩

厖鴻易豐也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憲度著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

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績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是以業隆於緼縠而崇

文王

二

冠於二后孟康曰緹縈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

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

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

名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張揖曰逢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滴泉貌徐旁魄四塞廣曰沕沒也亡必切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雲布霧散張揖曰旁魄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

其德上也達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也言懷生之類沾

濡浸潤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皆湮滅暍昧昭晰孟康曰始為惡者

也漸遠迺陞遊原遐闊冰沫孟康曰迺近也原本也遐遠也

於水近者游其首惡鬱鬱沒暍昧昭晰孟康曰始為惡者

原遠者浮其沫

狄皆化之也穀梁昆蟲閻澤迴首面內文穎曰閻澤皆

傳曰諸侯不首惡向也閻音然後囿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

豈澤音驛義獸有至信然後囿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

之德則應也也導一莖六穗於庖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

雙貉共柢之獸服虔曰貉性也貉角共一本用以爲牲獲周

餘珍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

不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

呼之也禮樂志曰此言黃其何不來下余鬼神接靈囿賓

於閭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

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漢書音義

圉禮待之於閭館舍中

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

不敢道封禪盖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

不亦慝乎機鈐曰武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角俯取魚以燎也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

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音

無與二休烈浹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

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甚號以况榮音義曰意者言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

羣臣慝焉或曰且天為質

閣示珍符固不可辭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之是

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

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

而諭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

告誠天神之義也 勒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

泰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已皇皇哉此

下謙讓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

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

羣臣慝焉或曰且天為質

閣示珍符固不可辭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之是

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

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

而諭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

告誠天神之義也 勒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

泰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已皇皇哉此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也

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

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寀錯事漢書音義曰宋

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猶兼正列其義被

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

正天時別人事叙將襲舊典為七摠之亡窮服虔曰舊

述大義為一經也尚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

書傳曰襲因也前聖所以求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茂實蜚古飛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於是

天子佈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佈感動之意

乃遷思迴慮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溥廣

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

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甘露時雨

厥壤可遊遊遨也言祥瑞屢滋液滲漉鹿何生不育說

日滲下漉也又曰漉水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

等不蓄積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

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韋昭曰名山泰山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

顯位封禪之事也白質

行封般般之獸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

黑章其儀可嘉

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

眈眈穆穆君子之態

漢書

音義曰眈眈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

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眈音曼態他代切蓋聞其聲今

親其來

親見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文穎曰其道何從此乃天瑞之應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

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

濯濯之麟遊彼靈

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

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祉

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用敬享之

以祉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穎曰起至德

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

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

蒸

文穎曰於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漢書音義曰天之所

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

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依類託寓喻以封禪

漢書音義曰寓寄也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

王之德兢兢翼翼

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故曰於

與必慮襄安必思危

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徐廣曰假大也

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

劇秦美新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

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王莽潛移

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

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中散大夫臣雄稽首

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

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已見上文作民父母為

天下主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

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年曲水詩序已見顏延

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

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

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

與眩古字通 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所懷不

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

臣之極思也萬分處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始也睢盱已見景福殿賦睢許惟切盱音吁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言天地方開賦睢許惟切盱音吁故玄黃異色

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言天地既開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言天地既開

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

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况俱切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豐聞

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

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

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

焉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皇中莫

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于成周仲尼不遭

用春秋困斯發尼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獨秦屈起

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

靈之僭迹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

襄王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

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從橫已見上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

相馳騫駕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

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

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誅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

常博士書六韜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流漂滌蕩謂除之也難

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難古然字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

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

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獼

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甘露

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

也替大第經霄巨狄鬼信之妖發星彗星也穀梁傳曰

言猶第也步內切第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昔星光

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

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之患見臨洮鬼信謂告

祖龍死也已神歇靈繹海水羣飛其舊緒也言神靈歇

見西征賦也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二世胡亥也為趙

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二世胡亥也為趙

促甚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尚書曰兢兢夫能貞而

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回而昧之者極妖愆

妖愆也言既邪且闇故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

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故

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威侮者陷桀紂夏

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况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

而能享祐者哉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

也所買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迹在

自宛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臣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

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秦創業蜀漢發迹三秦漢書曰項羽立

秦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

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擽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秦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

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歷數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綱紀也

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

也因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

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歷數又殫故逮至

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

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

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渾淳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

沕滴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眾瑞之多也誕彌八圻

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埏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

震為雷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於是乃奉若天命

天淵已見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地之

錄而王也創億兆規萬世模創業經乎億兆規奇偉倜儻

譎詭天祭地事言眾瑞所以成臻其異物殊怪存乎五

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五威將

二篇於登假皇穹鋪衍下土假至也言眾瑞升至非新

家其疇離之離應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

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

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

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

曰高祖杖劍斬蛇分為兩道開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

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其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

易令眾瑞咸至甚勤也

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困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積也亦旁作穆穆明

且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

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夫不勤勤

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

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是以發祕府覽書

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為囿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紹續也懿律嘉量金

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神卦靈兆古文

畢發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宣

也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揚和鸞

肆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趣中肆夏鄭玄周禮

樂也步則歌施黼黻衮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

之有中節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莽請考親

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姚嬀陳田王子之同族

有所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定南郊欽修百祀咸秩也

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

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

奏起明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

故殿以為文母纂食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

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

樂經然經有五

而又立樂故 **北懷單于廣德也** 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誑曜

云六經也 **若復五爵度三壤** 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

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 **經井田** 漢書曰莽令天下公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免人役** 漢書曰莽令更名天

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 **匡馬法** 漢書曰私屬皆不

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 **恢崇祗庸爍德** 漢書曰私屬皆不

得賣 **方甫刑** 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

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 **廣彼摺紳講習**

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冲詠史詩 **言諫箴誦之塗** 摺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

言諫箴誦之塗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振鷺

有斯容易曰 **俾前聖之緒布漢流行而不韞韞** 韞韞已見

鴻漸于陸 **天人** 韞韞已見

**羣公先正罔不夷** 論語曰郁郁乎文章又

**盛矣鬼神** 論語曰郁郁乎文章又

**之望允塞** 論語曰郁郁乎文章又

**儀** 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

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 **姦宄寇賊罔不振威** 尚

書曰蠻夷猾夏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史記曰黃帝者

寇賊姦宄 **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 少典之子姓公

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

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

初睦侯奉黃帝後媯昌 **炳炳麟麟豈不懿哉** 麟麟光明也麟

為始睦侯奉黃帝後媯昌 **厥被風濡化者京** 言風化所被近

**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 言風化所被近

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 **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 言術前

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 **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

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

增封泰山禪梁父斯

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

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

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海通瀆阪遇暴風雨中

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

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也堂堂盛也晏子景公春秋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

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歸德

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且命猶於何也音烏

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言

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

栗魏巍高大也巳見上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

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則百工

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荷天衢

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斯天下之上則

已庶可試哉

典引一首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郝萌等

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

平之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  
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  
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  
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  
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  
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  
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  
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  
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

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  
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  
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云  
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  
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  
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滿覺悟童  
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  
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  
浮而清烟烟煜煜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

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眾類同矣善曰國

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類肇命民主五德初始

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

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

復始也同於草昧易曰天玄混之中混猶踰繩越契寂寥

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漠

得綴連也厥有氏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

綴知銳切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神農黃帝曰軒轅

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莫

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負乎其書猶得而修也

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

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而炳諸典謨以冠

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陶唐舍胤而

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

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

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

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

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

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

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後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

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

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九龍之災孽善曰國語郭偃

亡且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縣象閭而恒文乖

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尋弁倫斃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

攸斃左氏傳曰季桓子命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

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宏亮洪業表

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外行也相祖宗贊揚迪喆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

宗揚明其德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勿

之輔比茲禰矣也密勿已見傅季友求贈劉前軍表是

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乃

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

雲蒸雷動電燦胡溢莽分尚不莅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

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

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

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

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眾兵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

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

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守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

正位凝命曰易曰君子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

昭曰古文台為嗣麻號師矢敦奮搗之容矢陳也敦勉

于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眾陳兵蓋以膺當天

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蓄炎上之

烈精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蘊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

即孔子也能表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

已本事曰誥鋪觀二代洪纖之度纖洪大也其蹟可探也善

探蹟見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

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

文賦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

曰雖覆一篋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顧己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

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至于參五華夏京**

**遷鎬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

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

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

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此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 **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

敢求爾于天邑商 **有斬德不其然歟**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

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耻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

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 **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周

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猗那猗那猗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以崇嚴祖考**

**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發祥流慶對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越天地者**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越於也 **鳥奕乎千載**鳥奕光

貌 **豈不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

人以此齋戒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以神明其德

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 **矧夫赫赫聖**

**耳**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

**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

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

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

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

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



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慎而無禮則蕙優謂優游也尚於

是三事嶽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陛下仰監唐

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孝

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

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

鰥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懸

祭川曰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儀尚書曰鳳皇來儀

浮沈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肉角馴毛宗於外囿禮修

則麒麟來應廣雅曰麒麟狼頭肉角家語擾緇文皓質

於郊思睿信立則白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知正則黃龍見禮記曰龜

龍在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三足軒

翥於茂樹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若乃嘉穀靈草奇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天子寰日月

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

葵之事耳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也毛詩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葵君臣動色左右相趣濟濟

翼翼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蓋用昭明寅畏承聿

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

後昆覆以懿鑠左氏傳遠啓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

裕後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亦宜懃恁旅力

昆

也恇思也旅陳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恭館宗廟金御

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顯頊河圖雜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

孔猷先命聖學也孫道也言孔子先體

行德本正性也體行正性習堯所逢吉丁辰景命也言

順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因定以和

神治定作樂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

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弘

豈葳清廟憻勅天命也葳

也憻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

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

王也尚書曰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遂古遠

勅天之命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楚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

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二君今又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

加之二漢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

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如台孔安國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

羣儒論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敷仁誼之林

敷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數食也肉曰肴有骨曰

澤無水曰數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數也

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有數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

澗酌彼行潦又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

曰肴數惟旅

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

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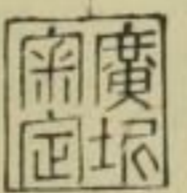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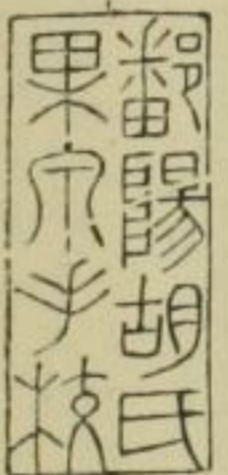
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

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也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緝使也緝與緝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  
大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摠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漢書

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

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

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

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廼以安

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關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磧出於降虜

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磧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

日磧以父不降沒入宮輸黃門養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

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

有筭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可罷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

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整人至中大夫整音部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則東方朔枚臯

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

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媠黷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

在左

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

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

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

協律則李延年

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

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

運籌則桑弘羊

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

奉使則張

騫蘇武

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

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國語曰祭公謀

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武帝詔曰察吏民

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以儒術進

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

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

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劉

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

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

定國杜延年

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

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

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

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



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  
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  
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  
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  
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汎拜東海太守東  
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  
張已見

###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干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  
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  
宣帝迄愍五十二年  
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

尚書曰俟天命

苟有代謝非人

事也

淮南子曰二者代謝非人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春秋

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故古之有

天下者柏皇粟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粟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鴻黃世及以一民也

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

外禪順大名也

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

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借稱以為禪

命應天人也

周易曰湯武革命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漢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

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

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古者敬其事則命

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

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

嘉謀屢中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

驅馳三世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

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

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

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

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

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交豫州刺史故能西

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

夷曹爽外襲王陵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曰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

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

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神略

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獨斷征伐四克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維御

群后大權在己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大權成

屢拒諸葛亮節

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

矣左氏傳官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千寶晉紀曰世

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

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

周易曰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大象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千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

已見上文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築殺之皆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

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

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

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列左氏傳曰成

王曰公劉然後推轂錡鄧長驅庸蜀

千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

克篤前烈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

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

書曰及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庸蜀人

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此為三關千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

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天符人事於是信矣

東觀漢記耿純

說上曰天時人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千寶晉紀曰天

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名器崇於周公權

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

均曰建立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

皇極大中也

文四十九

行言重則有德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  
行重則有德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而  
足用寬以愛民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  
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修祖宗之志  
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  
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眾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  
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虢可必也上納之而未  
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從之不  
亦可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干寶  
乎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  
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陳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

陽左氏傳晉饑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  
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  
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  
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  
江湘來同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  
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夷吳蜀之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  
識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  
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曰文車同軌牛馬  
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  
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  
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畎畝毛詩曰  
召伯所芟毛萇曰芟草舍也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  
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

也知失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

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

知言喻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霍禹曰將揚駿被誅

母后廢黜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干寶晉

子太傅孟觀知中宮百因諧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

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云楚必

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調者李雲宗子無維城之助而

關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而顛墜戮辱之禍曰有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

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寧二

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中書民不見德

唯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曰施

不及三王天下大駭善惡陷於成敗譽脅於勢利於

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後漢

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

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統于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內外混淆庶

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名實反錯

秋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文四十九

關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

干戈以相征討關伯實沈則參商也

而顛墜戮辱之禍曰有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

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名實相為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

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

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李

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

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劉淵王彌撓

之於青冀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河西

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

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

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

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故

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

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寶晉武紀曰太康

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

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曾

曰烏合之眾初雖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

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

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

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

鴻毛取楚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寶

如拾遺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

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

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

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愛惡

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

無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

防止水鄭玄曰偃蓄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

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

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

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

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

趣淵澤也毛詩曰鴻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

龍魚之居也國家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

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後漢書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曰求明

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鷓冠

謂人者惡 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 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  
曰安其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趙歧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  
樂其俗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習懷  
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 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習懷  
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習懷  
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  
求生以害義 論語于張曰士見危致命又于 又況可奮  
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 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  
呼天下 響應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文子曰人主之有民  
根根深則本固 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  
基厚則上安 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  
之也 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刑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  
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 昔周  
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 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平國未可量也  
稷 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  
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 又曰實穎實粟即  
有邰 胎 家室 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  
就其家室 無變更也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  
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 託 于囊 毛詩大雅文毛萇曰  
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為



狄人所迫逐不忍闢其民裹  
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  
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  
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

以至于太王為我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  
之莊子曰太王賣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  
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  
水滸漆沮側也謂賣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

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  
傳曰古

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  
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石去之踰梁山邑  
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  
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賣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  
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

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豳民離散不安故  
其初

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  
大雅

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  
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

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

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  
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

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惟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  
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

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  
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

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

也毛詩行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

毛詩箋曰法度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

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

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

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是以漢濱之女守

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

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

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於是天下三

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

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以

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

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

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

戡兵保大定功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

美矣未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故自后

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國語曰靈王十二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

静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

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静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

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

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亞

圉公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

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

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絲也

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

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

功業不同

文質已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安民已見上文

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

於三代盖有為以為之矣

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宣景遭

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

便事以立官

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

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

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也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

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

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

予冲人弗及知又周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

公曰朕復子明辟

百之會也

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景福殿賦曰武

創元

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尚書曰昔君文

武則有不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

二心之臣

六經

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談者以虛薄為

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談者以虛薄為

文四十九

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

儒術清儉為群俗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宏

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

君子大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

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

上議以虛談之名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劉頌屢言治

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

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

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吏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若夫文王日具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

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暇食毛詩曰蓋共嗤點

以為灰塵而相詬反火候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

也恥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

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

擇人反為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

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而世族貴戚之

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汗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皆

品求者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吏記曰司馬季子

主曰試官 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 千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

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王隱

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晉書

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孫

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盛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果 其婦女莊櫛織

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櫛織

絀反 皆取成於婢僕 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

未嘗知女工絲枲 反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禮記

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維組紉周易曰在中 先時

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 爾雅

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

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

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

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

時謂弗欽 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

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四教已見

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 禮法刑政於此

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 呂

春秋曰若積大水 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 千寶晉紀曰阮

喪不帥 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千寶晉紀

常檢 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千寶晉紀

衆官度純後至克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  
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五伯又曰  
克之先爲市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王渾愧久造  
魁故以戲荅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王渾愧久造  
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  
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  
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  
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  
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  
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晉紀  
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晉紀  
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  
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  
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爲治  
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比言殆不若也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深絕又曰魯襄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

鄧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  
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  
守文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  
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  
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  
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  
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  
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士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  
工爲之歌陳曰國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  
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  
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  
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  
上疏曰可爲痛哭者一也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  
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  
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擗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于寶晉賈午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徒廁其虛名于寶晉紀曰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寶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維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如害滋

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又曰穎字章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問相攻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顓欲廢太子立成連戰敗走遂誅之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于寶晉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劉向之讖云滅位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士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干寶紀

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

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

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滔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

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

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滔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滔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

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女史彤管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



罪殺之 居有保阿之訓 動有環珮之響 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  
齊孝公之夫人也 孝公遊於琅邪 華姬從後 車奔姬墮 車碎 孝公使駟馬載姬 以歸 姬曰 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 輜輶下堂 必從 傅母保阿 進退則鳴玉 環珮今乘立車 無輶非敢受命也 曹大家曰 玉環珮 珮玉有環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 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毛詩序曰關雎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魏文論曰 欲納二女充備六宮 佐宣陰 閨房肅雍 險謁不行者也 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故康  
王晚朝 關雎作諷 宣后晏起 姜氏請儻 列女傳曰曲沃  
曰周之康王 晏出朝 關雎預見 虞貞節曰 其夫人晏出 故作關雎之歌 以感誨之列女 傳曰 姜后者 齊侯之女 宣王之后也 宣王嘗夜卧 而晏起 后夫人不出於房 姜后既出 乃脫簪珥 待罪於永巷 曰 妾不才 妾之淫心見

矣 至使君王 失禮而晏朝 及周室東遷 禮序凋缺 諸侯僭縱 軌制無章 史記曰平王東徙 維維邑 齊桓有如夫人者 六人 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贏 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 多寵內嬖 如夫人者 六人 長衛姬 生武孟 少衛姬 生惠公 鄭姬 生孝公 葛贏 生昭公 密姬 生懿公 宋華子 生公子雍 公與管仲屬 孝公於宋 襄公以為太子 雍巫有寵於衛 恭姬因寺人貂 以薦羞於公 亦有寵也 公許之 立武孟 管仲卒 五公子皆求立 齊桓公卒 易牙入 與貂因寵 以殺群吏 而立公子無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 卜之不吉 筮之吉 公曰 從筮 立之 生奚齊 其娣生卓子 及將立 奚齊 既與中大夫成謀 姬謂太子曰 君夢齊姜 必速祭之 太子祭於曲沃 歸胙于公 田姬寘諸宮 六日 公至 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 犬斃 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 賊由太子 終於五子作亂 冢嗣遘屯 子齊武孟等冢 嗣晉太子也 爰逮戰國 風憲愈薄 適情任欲 顛倒衣裳

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論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

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

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

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

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

不修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

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

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然而

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

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

武中興斷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六宮稱號惟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

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

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

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

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長壯妖絜有法明帝聿遵先旨官教頗修登建嬪后

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毛詩曰詒厥孫謀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也烜丁連反

恩隆好合遂忘濇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

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也唯秦

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昭王富於贏

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曄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

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隲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

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長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

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

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

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

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岸之

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

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湮滅連踵傾軛繼路運命論曰前鑒

其罪也毛詩曰宜其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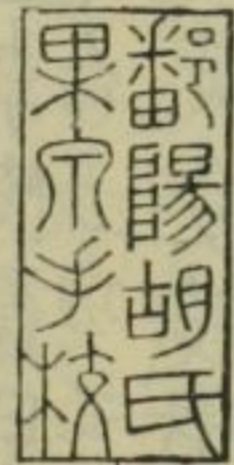
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楨商賈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嵇康與山巨源

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秦崧後漢書朱穆上  
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  
爛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  
也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  
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周襄妣威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故考列行迹以為皇  
日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  
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  
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私  
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  
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文選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為

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議者多非光

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謝承後漢書序曰申

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

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

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左氏傳

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

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

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鬻盜狗輕猾之徒

漢書曰灌

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類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

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班固漢書

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故勢疑則

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

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

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

之略術臣積曰縉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

赤色紳大帶也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其懷道無

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

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

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雖寇鄧之

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

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

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

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

導之以政齊之以若格之功臣具傷已甚何者直繩則

虧喪恩舊自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

以當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選

德棄功參差雜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不得不校

其勝否即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

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建

文深詆中傷者尤多

文五十一

三

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郎顛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

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

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

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

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

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

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

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明帝

乃圖書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

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

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

功次云爾

### 官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

官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官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

天文官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

中門之禁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寺侍人掌女

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禮記文也鄭玄曰閣尹主領閣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及關閉之屬也重閉外

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閣尹審門閭謹房室

內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

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

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

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老子曰未知牝

壯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

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左氏傳曰呂卻畏偪焚公宮而殺晉

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杜預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及其弊也

賢乃亂齊伊戾禍宋

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

貂為豎刀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微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

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

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范曄後漢書朱

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及高后稱制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

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

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豎近房卧

文帝時有趙談北官伯子頗見親

幸漢書曰孝文帝時官者則趙談北官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官者

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

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官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帝遊燕後庭置中書

所摠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

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

損穢帝德焉

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

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中興之初官官悉用闥

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漢書注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

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摠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

職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闥官而已故鄭眾

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

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慙遂享分土之封超登

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

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

功遷大長秋封鄴鄉侯

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

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御署之職鄧后以

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圖議無由參

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詔朱穆曰今權官傾擅朝室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

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入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

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

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

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

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

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

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

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

策封費亭侯大長秋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

衡穎川人桓帝呼超館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

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

五人遂定其議帝翼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

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迹因公正

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

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

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

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

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開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余茅

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

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府署第館基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

盈物刃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

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嬙

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

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嬙音墻漢書曰初表益為吳相時從史

兒舞女干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狗馬飾彫文土木被

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績剝佞倖傳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班固漢

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

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寇劇緣間搖亂

區夏劉駒駮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雖忠良懷憤時

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尚書曰子因復大考鉤

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

少府李膺各為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

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凡稱善士莫不

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羅被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實武何進

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賢怨協群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

承後漢書曰黃向對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

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

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後漢

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

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

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自曹騰說梁冀

**竟立昏弱**

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

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

龜紹天明即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

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

何晏論語注曰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

代不求利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是以堯

稱則天而不屈穎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

夫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

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 自茲以降 風流彌繁 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長往之

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西征賦曰悟山潛之 或隱居

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 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

者避世其 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 言或靜

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 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

其清 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 然觀其甘心畎

之中惟悴江海之上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

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

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世說簡文

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曰

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 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德彌大兮 雖遇三黜終不墜兮 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

於海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論語曰長沮桀溺

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

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

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論語

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 然而蟬蛻 稅囂埃之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然 蟬蛻 稅囂埃之

中自致寰區之外 淮南子曰蟬飲而 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 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 荀卿

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荀卿子

曰志意

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温恭有蘊藉是時

蘊藉夜義憤甚矣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日胡剛清高

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

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

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

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

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

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光武側

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

帛箋

箋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

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

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

不强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

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

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

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

能濟時乎即便駕歸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

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後漢

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

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

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

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

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

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

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

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

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

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

乎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

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炘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

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

卿相等列束廣微補士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不

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素

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丘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黃儀封人楚狂接輿

###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

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

惡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求歌

之又曰情發於聲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有帝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文五十一

十一

庸作歌夏書有五子稟氣懷靈理或無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

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

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

芳塵之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

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

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

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異

軌同奔逸相師祖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艷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

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

為魏列祖也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

於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

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

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

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

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言飈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徒以賞好異



情故意制衣相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

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律異班賈體變曹主縵

百星稠繁文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縵又曰或能

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

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言連屬

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史記曰

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

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

雲委答賓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

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道

麗之辭無聞焉爾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仲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也續

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

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

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

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與會情與所會也鄭

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

昆尚書曰垂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

府篇曰商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推為此歌文賦曰既聲音聲之迭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

代若五色之相宣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

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

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

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子荆零雨之章正長

朔風之句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並直舉習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頽

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

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沈休文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

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屠鈞卑

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

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

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相非論公侯之世  
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敷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

**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

**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

**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

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

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

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

黃門漢官儀去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

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甲位負

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非若晚代分為二塗**

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

者也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

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因此相公遂為成**

**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州都郡正以才**

品人傅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而

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揔其義

文五十一

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甚懸殊

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法

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劉毅所云下品無高

門上品無賤族者也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

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廠衣冠莫非二品

衣冠以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

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

較學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夫人君南面九重奧到絕

楚詞曰豈不鬱鬱陶而思陪奉朝夕義隔卿士皆闈之任

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簞豆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爾雅曰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

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

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

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

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

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

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

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

也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  
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虎外無逼  
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

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  
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

賄成鉄錢瘡痍構於牀第側之曲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  
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簀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謂渾良夫曰服  
冕乘軒三

南金北毳來采芳艸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亮  
死無與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北毛暉紹之屬艸船也丹魄虎魄也  
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  
姊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  
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

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  
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

權倖之徒惛憊丁宗戚  
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  
人之法未嘗不閑盛衰焉

欲使幼主孤立求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  
於上臣弄權於下

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  
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謂

也滅之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  
也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

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固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  
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

劉爾雅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

外曰神尅定禍亂關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

人不綱網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

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愛茲發迹斷

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

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

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姬夜哭曰吾子白帝子赤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

赤粵于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民五

星同晷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項氏畔換

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西土宅

心戰士憤怨尚書曰過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乘

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

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

故曰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

三秦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股肱蕭蕭社稷是經

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恭行天罰赫赫明

之爪牙又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明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雕鏤者閹閹恣趙朝政在王閹

毛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光

允不陽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

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

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呂邑越

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雲

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為齊王

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縮自同閑胡旦鎮我北疆應劭曰閑音扞南

閑縮為燕王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

故曰北疆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

無德而祿殃也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

微盜賊九縣颺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

奔突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

河圖曰德布精上為眾星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

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

注曰甄表也 沈機先物深略緯文 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

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彗雲 漢書曰劉

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

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

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

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

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

甯曰長轂兵車也東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漢書曰莽封

都主人曰戈鋌彗雲 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 虔劉庸代

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虞劉庸代

紛紜梁趙 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為天子都

邯鄲又曰彭寵自立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四關長安也

為燕王代即燕也 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

洛陽光武令馮異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

守孟津以拒之 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

共道 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

軌書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

同文 謀謂眾議西都賈曰 明明廟謀起起雄斷 廟謀廟筭也

天啓之心人其之謀 兼聰獨斷聖 於烏 赫有命系我皇漢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

王之法也 命復漢 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直李善注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合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

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蘇秦說

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

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

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

徒帝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

尸三萬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安冉越趙

人也徐尚末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

誘曰杜赫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的景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今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以為亞卿也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  
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

呂氏春秋曰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

豪士也兒五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鄰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手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  
秦無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遂巡遁逃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韋昭曰大櫓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

輪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  
為櫓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  
史記曰昭襄王卒子

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

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振舉三川郡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扑浦以鞭笞天下說文曰敲擊也祐交切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

首係計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

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己害隄名城殺豪

俊復阻以為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打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

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鋦音的鋦或為提鍊音巨然後踐

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

陳涉雍瓦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

為樞也亡隸之人如淳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也田隸之人坻字坻人也

文五十一

中庸

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

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

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躡足行伍之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躡音疊音義曰免音免

間俛起阡陌之中

如涪曰躡音疊音義曰免音免如涪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罷

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言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

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鋤耨棘矜

巨非銛鹽於鉤戟長鋸介所也孟康曰耨鋤

矜音謹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權也耨音憂權巨中切如涪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

鍛鉞有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

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而也丁結切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

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兒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

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

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

情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

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

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諉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清曰漢書注曰誹

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

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

濁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

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

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愉愉與和說之見也孝經鉤命決曰雖新慎懼嘔嘔喻愉與嘔同音

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與和說之見也孝經鉤命決曰雖新慎懼嘔嘔喻愉與嘔同音

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

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佛與則忤於邪主之

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

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

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志雖退而窮居河濟之

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是以伯夷叔齊

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

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懼然易容懼敬兒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

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

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

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

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心合意

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

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

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寢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揔遠方壹統類

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

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



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

始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

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

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

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

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

空虛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

其數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露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

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

習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滄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論語子曰邦有道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

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單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

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是伯牙

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蠢蠢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序說文曰蠢蠢蠢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

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致千里而不飛僕

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

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

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

而傳命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氏

也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

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

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

為此曰吾身不免凍餓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

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

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

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誑乎不知已而

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

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

之曰嚮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

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

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嫫母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

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問嫫子奢莫之媒也嫫姆力父是之吉吉也倭傀

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

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

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

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

而振之連雙鷁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

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

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

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

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雞五而

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各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嘽禮記曰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嘽諧慢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

者也於是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執贄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

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紀力人不識寡見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

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

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

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瀛漢書注曰太上

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

文五十一

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

之子其兄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

之子其兄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魏文侯有子

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

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

是遂求北犬晨鴈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

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

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

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彼晨風鬱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志我實多此自以

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

人深又曰樂者所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以移風易俗也

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

身敬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美玉蘊於砥武砮夫凡人視之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

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良工砥之然

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練金

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

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

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

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

紛紜衆多之貌也爾雅曰究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窮也郭璞

曰謂窮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

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尚書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夫忠

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

可封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何必歌詠詩賦可以

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

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頌曰清

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

詩大雅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

如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

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耆

耆之老眉雜也謂眉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且觀大化

之涓流於是皇澤豈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傳曰詩人感而後

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樂動聲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

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

度也馬融論語注曰周誣也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

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陳亡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

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汗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

鱖鱖並逃九罟域不以為虛爾雅曰鱖似立切鱖且由切

郭璞山海經注曰鱖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是以許由匿

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

遂之箕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夫青蠅

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

請以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魏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

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

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彌大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

客雖室計沮與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

也室塞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

仁論語子曰當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

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枹子鼓鏗耕鏘

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枹而鼓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

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

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音余先生曰非

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寒戾龍起

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蟋蟀俟秋吟蟋蟀浮游由

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

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

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本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

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

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

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實僕也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

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寧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

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晉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  
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  
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  
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得失之  
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  
之女樂以媵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  
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  
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  
曰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  
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  
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勾踐有種蠡洪庸剋  
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王問董仲舒曰越王  
滅疆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少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  
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

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燕昭有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昭王怨齊於是誅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潘王走保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龔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

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

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

減膳食卑宮觀

宣紀曰令太官損膳

省宰又曰郡國

省田官損諸苑

宣紀曰池籞未御踈

役振乏困

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筭

恤民災害不遑遊

宴

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

閔耄老之逢辜憐縵經之服事

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縵

愴子弟之縲匿

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

匿大父母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

其零茂

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

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

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

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執虎攫懷

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懼伏

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

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徭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徭

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

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

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故

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

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鳳皇來

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群鳥從之尚書曰鳳皇

自至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神雀仍集麒麟

自至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于郡國

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春秋元命苞曰天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鈴曰

命文王以九尾狐

武王得兵鉞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入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

受拒鬯而鬼方臣周公受拒鬯未詳鄭立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夫名自正而事自

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毛詩曰因時百蠻天性憍蹇習俗傑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賤

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

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鞞馬播種則扞弦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鄭玄

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倒殪伊史記曰匈奴射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

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

熾我是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

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計沮顏焦齒

鼻矐

閑

翦髮黥首文身裸力袒徒之國

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

辨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輒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鼻矐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

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

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

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

飛鳥翕翼泉魚奮躍

毛詩曰鴛鴦在梁戩其左翼鄭玄曰明王

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鴛鴦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是以刺史感蕙

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

黥不明也敬遵

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毛詩曰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